



那年教师节

周明金

1985年9月10日,我们乡党委、政府在“政府礼堂”隆重召开由全体教师、单位负责人、大队支部书记、群众代表参加的“庆祝第一个教师节”大会。

首先,乡长致辞。从国家领导人尊师重教讲起,讲到老师劳动的价值和意义;讲到百年大计,教育为本,教育大计,教师为本;讲到教师是引路之人,教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,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,是精神文明的传播者和建设者,也是教育过程的领导者和组织者。号召全社会都要尊重知识,尊重教育,尤其要尊重教师,以实际行动帮助教师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、工作待遇、医疗等方面的困难,积极改善教学条件,努力提高广大教师的社会地位,听得全体教师热血沸腾。

接着,给所有教职员工每人发一本印有“首届教师节纪念”的笔记本以示纪念;表彰了上年度“尊师重教先进单位”“教学先进单位”“先进工作者”“优秀教师”。当时,我作为“先进工作者”的代表发言,第一次登台虽早有心理准备,当走上主席台那一刻,面对全乡

几百名教育同行、几十个支部书记、单位负责人和群众代表,尤其是面对乡党委书记、乡长和其他乡领导,介绍我任校长以来的工作做法,所取得的成绩,还是有些紧张和拘谨。发言稿是请辅导站领导把关、润色,几经修改的,达到了熟能成诵。我走上主席台,忘了向领导问好,忘了向台下几百人致意,掏出稿子大声地念起来,没有使用普通话,忘了读出抑扬顿挫的节奏,更没有读出声情并茂的情感。念到“我的发言完了,谢谢大家!”时,台上台下响起了掌声,我激动得没向台上台下鞠躬,就逃也似的下了主席台。

最后,乡党委书记作大会总结讲话时,几次提到我的发言:说我的发言接地气,工作做得扎实有成效,总结的实事求是,教学管理就该这样——守得住摊、教学亲力亲为、热爱学生、为人师表,校长就应该给教师做出表率。

那年我23岁,教龄7年,任校长两年,人生第一次登台发言。也是那次大会发言,让全体教师、支部书记、单位负责人以及全乡的群众代表记住了我的名字;记

住了有个年轻的校长把一所学校管理的风生水起、教学秩序井然、教学成绩突出;记住了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;记住了“一个好老师,是学生一生之幸,一所好学校,一个好校长,是一个大队几代人之幸”;记住了乡党委书记对教师的肯定、鼓励和殷切期望。

从那天起,我感到肩头的担子更重了,工作压力更大了,有了责任感、使命感、紧迫感。深知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,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,不仅要教好书,还要育好人,校长是老师的引路人,起点、站位更高。必须做到:与时俱进,有激情、有魅力、有思路、能创新。

以后的36个教师节,我以不同身份,多次作大会发言,都没有那次记忆深刻,那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,也是从那时起一步步走向成熟的。我到过四所学校任校长,每到一所学校,都能将濒临倒闭的学校起死回生,都能留下有口皆碑的社会反响,让数以万计的学生及家长记住我的名字,记住我是一个能干事、干实事、积极进取的好校长。

大爱老师智垣君

范广学

从家到教室,两点一线的距离不到一百米,智垣君老师奔波了23个春秋,一头是她需要照顾的家人,一头是她挚爱的学生,她用大爱守护着两块园地。

她是我的同事,认识她是在22年前的那个秋季,当时开学不久,我刚从乡村小学调到镇上学。一次,我去胡启太老师家中拜访他,胡老师是我的初中老师,见面后刚说几句话,就见从门外进来一个姑娘,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,还没开口就先笑了,胡老师说,这位姑娘是智垣君老师,老家是息县县城的。当时智老师已在中学教一年书了,她教的是语文,成绩很是可观,后来她一直是班主任,所在班级成绩一直遥遥领先。我当时有点不理解,息县县城多好啊,为何要跑到这偏僻又贫穷的乡镇来教书?那时教师的工资由镇上发放,因为穷,拖欠工资是常态,有路子的都在想办法调进县城呢。智老师却很幽默,她说:“我是追爱而来!”她和男友是大学校友,男友毕业后回家乡教学,她义无反顾地跟来了。

我和智老师在一个办公室办公,总见她忙忙碌碌的,上课、备课、批阅作业、找学生谈心,家里还有患病的公婆和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,柔弱的双肩承担了千斤重担,她从没抱怨过一句话。10年前丈夫和公公相继患上重病,

她没有放弃,到处筹钱治病,4年前丈夫和公公一前一后病逝,料理完丧事,又投入紧张的工作中,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。我不知道她是怎样熬过来的,她以微笑面对生活,把工作日程排满,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教学中。我猜想她也有脆弱的一面,她知道自己一旦静下来,就会回忆往事,就会伤心流泪。她把大女儿送进了大学,又把小儿子送进了高中。大女儿大学毕业之际,她教诲女儿考特岗,当老师,她把教书育人的信念植入到自己家人的骨髓里。

有一次,智老师谈起了老父亲,她觉得愧对老父亲,父亲八十多岁了,身体又有病,还牵挂着女儿的家,她已经好几年没回娘家了,不是她不愿回去看老父亲,是脱不开身啊!视频聊天时,父亲总是安慰她说:“别念着我,我有你哥嫂照顾着,你把你家照顾好,我就放心了。”关了手机,智垣君泪流满面,对着娘家的方向喃喃自语:“怨女儿不孝了。”

智老师觉得对家人亏欠太多,女儿读高中时,她让女儿住学校寝室,别人家孩子在外租房有家长陪读,她甚至一天也没陪过,儿子刚上高中时,她坐公交进城去看望,一只脚不慎被电动车撞伤,她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走进教室继续上课……她是孩子王,

也是孩子娘,她与学生们一起快乐一起成长,一届届的每一个孩子都装在她心里。

在智老师的人生辞典里只有阳光,没有阴霾。有一年她接手七年级一个班级时,在与学生谈心交流之中,一个叫叶先盈的小女生引起了她的注意,开学初的几次考试成绩次次班里倒数,她孤僻内向,敏感多疑不合群,对智老师的关爱询问有意回避。家访中,智老师知道了她是单亲家庭的孩子,父亲意外去世,母亲干泥工活维持着家里开支,巨大的不幸和生活的苦难对她打击太大,她一度悲观,产生了想辍学的念头,生活和学习上稍有不顺,回到家,她就会捧着父亲遗像默默流泪。智老师心疼这个孩子,和她促膝谈话,开导她鼓励她,帮助她树立信心,智老师还给她“开小灶”,一起分析试卷,找出丢分原因,针对性训练,看着她一点点地进步,逐渐从阴影中走出来,智老师备感欣慰。

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是智老师的真实写照,她付出大爱,收获满园。她的学生有在各级报刊上发表过作品的,有考上清华和上海交大等名校的,她本人也获得了许多荣誉。她成了学校的明星,她的粉丝有学生、有家长,还有我们这些同事。

父亲是个小镇老师

李柏林

这些年,父亲无论是在工作上,还是在生活中,都是老师的形象,仿佛我人生中的每一个日子他都是在上课。

父亲出生在一个很偏僻的小村庄,毕业后分配在了镇上的中学当老师。刚上班的那几年,我们一家人住在学校分配的平房里,一家一间。因为那时我已经上学了,于是学校多分配了一间小房子。

那时候的学校还没有学生宿舍,很多村里的学生为了上学每天要走十几里的路程。尤其是在冬天,下了晚自习冒着风雪回到村里,第二天早晨四五点又要往学校赶。

大概父亲曾经也是这样在风雨中走过来的吧,于是他把那间房子留给了那些家远的学生。每逢父亲发了工资,我们家改善生活,他总是要留上几碗饺子,给下晚自习的学生们。

而我只能和父母挤在一间房子里,每晚睡沙发,心里生出了很多不平。我觉得父亲的心里只有他的学生,于是,我很少跟他说话。

那几年,我们家充当着免费的学生公寓,直到学校要建宿舍,准备用学校后面的这块地,父亲才借钱盖了房子。

父亲在新房子给我留了一间屋子,还专门给我做了一个粉色的书架,我与他的关系才有所好转。

乡镇的老师服务期满了之后是可以考进县城的。县城的学校条件好,子女上学也方便,可是父亲却做好了在镇上待一辈子的打算。多年的教学经验,让他早已对课本烂熟于心,但是他只愿意在镇上,送走一批又一批从村里出来的学生。

我曾经觉得父亲一点儿也不上进。他没有穿过名牌的衣服,也没有见过城市的繁华。脚上穿的,不过是从一双布鞋,到另一双布鞋。脚下走的,也永远是从家到学校,再从学校到家。这种日子,真的太枯燥了。

可是父亲却一点儿也不觉得无聊,平时他除了教学,还喜欢养花、练字,周末的清晨,他还会给自己泡上一壶茶,捧一本书坐在院子里的树下翻着,仿佛镇上的日子被他过成了诗。

如今,父亲教书已经快四十年了,凡是在小镇上过初中的孩子,大部分都是他的学生。有时候父亲提到某个学生,没有好的家境,却凭借努力考进名牌大学,有了好的前途,都会特别兴奋。我这才明白父亲一定要留在乡镇的意义。

如果所有的老师积累了教学经验就去了县城,那么谁来陪伴这些镇上的孩子呢?父亲农村出生,他更明白,如果他能帮助更多的农村孩子走出农村,是多么有意义。

都说教师是一个一眼就望到头的职业,其实在我眼里,没有一眼望到头的职业,只有一眼望到头的人生。父亲用自己的行为诠释着他对老师的理解,亦有感伤,但更多的是感动。

最好的老师,是时刻督促自己完善自我,是心怀赤子之心善待别人。我也是在多年后,才发现已将父亲的教诲刻在心上。他虽然是个小镇老师,但是我却在他那里学到了感恩,感恩美好,感恩残缺,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段际遇,还有敬畏,对知识的敬畏,对苦难的敬畏,对每一种人生的敬畏!